

露丝·杨的美中双重身份操演

——论《接骨师之女》的身份流动性

张春梅, 王艳萍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的女主人公露丝·杨是典型的“ABC”，在美国化的道路上，她首先操演美国人的身份，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和身份，结果遭遇种族歧视，成为西方社会的边缘人、他者，陷入文化身份寻求的危机。为了走出人生低谷，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露丝转而寻根华裔文化，对自己的华裔身份进行操演，从而达成融合，重建美中双重文化身份。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分析《接骨师之女》，能清楚地看到，主人公露丝·杨从抛弃华人文化身份到建构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过程是社会建构下的族裔身份操演，它解构了身份的本质主义，体现了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有助于增进族裔和多元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关键词]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族裔身份；身份操演；身份的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59-08

一、引言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1952—）是典型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家里，她与身为华人移民的父母冲突不断，父母要她“成为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和音乐会上的钢琴手”^{[1]285}，而她却把自己的“大学专业由医学预科改成了英语语言学”^{[1]278}；在学校，她是班上唯一的华人，感觉自己是被排挤的外人。她“一直试图了解并接受主流文化与华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2]她努力美国化，以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唤醒了族裔意识，多元文化兴起，对少数族裔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族裔文学，华裔作家乘势重新界定书写主题，彰显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华裔的民族身份、文化的碰撞与冲突都影响着谭恩美的文学创作，使得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都具有浓浓的“中国味”，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她们是华裔女性，有着

复杂的多元文化身份背景，并因此遭遇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经历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危机，踏上艰难的文化身份寻求之路，最终达成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双重文化身份的重建！

《接骨师之女》（2001）是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批评家基米·爱德华兹认为：“谭最近出版的小说《接骨师之女》是她几本书中最好的作品，对母女之间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和男女之间微妙又尴尬的关系方面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前一本小说《喜福会》。”^{[3]293}像前三部小说一样，《接骨师之女》仍以母女关系为主题，讲述祖孙三代女人的爱恨纠葛、冲突与和解的故事。主人公露丝·杨是美国的土生华裔，以美国人自居，操演美国人身份，嫌弃、疏离自己的母亲，厌恶、排斥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结果被白人主流社会排挤，遭遇种族歧视，面临文化身份认定的困境与危机，与母亲和男友的关系陷入僵局，事业受挫。人到中年，露丝因拒绝自己的华裔文化身份而美国化的道路受阻，她迷失自我，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成为西方社会的他者、边缘人。为了走出人生低谷，露丝重新思考

[收稿日期] 2024-03-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新历史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21BWW016）

[作者简介] 张春梅（1970—），女，湖北来凤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自己与华人移民母亲和白人男友的关系,寻根族裔文化,操演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达成融合,完成了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母亲和解,婚姻美满,事业成功。

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分析《接骨师之女》,能清楚地看到,主人公露丝·杨从抛弃华人文化身份到建构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过程是社会建构下的族裔身份操演,它解构了身份的本质主义,体现了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在中国,谭恩美一直备受关注,对她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母女关系、中美文化冲突、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解读,而少有学者研究族裔身份的操演性和流动性。本研究从族裔身份切入,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分析《接骨师之女》的女主人公露丝·杨的身份操演,揭示族裔身份的流动性及其在增进族裔和多元文化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之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露丝·杨的美国人的身份操演

(一) 朱迪斯·巴特勒和身份操演理论

朱迪斯·巴特勒(1956—)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其“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研究、心理分析、女权、性政治和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推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和认同政治领域的‘巴特勒’现象”^{[4][12]}。《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是巴特勒的成名作,此书的发表使她成了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代最重要的操演性理论家之一,其中心论点是:“身份范畴是由社会生成的,并且是可以被颠覆的。”^{[5][39]}《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1993)是《性别麻烦》的续篇,它“详细考察了霸权话语如何形构了身体、性别和性属,揭示了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排除、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及其不确定性。”^{[6]封底}通过探究性、性别和身份的问题,巴特勒指出,性别身份不是天然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性别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行为。在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之间也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

系,“是人们以某些社会所期待的方式来行动才让性别身份成真。男人和女人以社会所期待的方式行事,这促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存在。巴特勒将这一过程称作是操演性的”^{[5][4]},即在确立性别身份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自身在生成这一身份。因而,不是性别规定了人们操演某种特定行为,恰恰相反,正是人们操演某种特定行为这一举动产生了不同的性别身份。此后,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扩展到了性别和性取向之外的民族身份,它成了哲学和文化理论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为处理身份问题创造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性别操演理论同样适用于种族身份建构。美国学者大卫·伍曾说:“将种族主义同性别主义分开是不可能的。”^[7]同性别一样,种族身份也不仅仅是天然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建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种族的生物性被注入了社会属性,即族群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些社会准则来形成自己的种族身份。“种族不是预设或者给定的主体,而是通过操演建构的主体”^[8]。根据实际需要,种族身份可以不断地被界定、建构、重构。对少数族裔来说,种族身份的操演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少数族裔要认可主流的价值观,操演主流的身份。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言,弱者只有操演强者的社会规范才有可能被接纳。另一方面,在主流霸权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族裔被迫操演自己的种族身份,来迎合或者对抗主流霸权文化。《接骨师之女》的女主人公露丝·杨的种族身份操演便具有双重性:(1)她操演主流群体美国人的身份来迎合主流的霸权文化,以期融入其中。(2)当操演主流美国人身份的策略失败后,露丝转而操演自己华裔的种族身份来对抗主流的霸权文化,重新界定与建构自己的种族身份。

(二) 露丝·杨的美国化

当不同文化相遇时,对于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一般会有4个接触模式,即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如果拒绝民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将会被主流文化同化,丧失民族自我;如果认同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分离,则会被主流文化边缘化,陷入生存危机;如果选择

融合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则既能保留民族文化与身份,又能融入主流文化,这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现代人理想的身份认同策略。在处理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时,露丝与母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母亲固守民族文化,拒绝被同化,选择“在美国当中国人”,结果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他者;露丝首先选择了同化,拒绝民族文化而一心美国化,结果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自我,人格分裂。露丝·杨在美国土生土长,被西方成功漂白,是典型的“香蕉人”,她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希望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其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德里达曾说:“西方的白种人喜欢以欧洲的文化去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漂白别的民族……同时也完成对于他者的洗净与洗刷,也就是把他者的身份、文化和整个社会结构加以解构。”^[9]因此,对已经被漂白的少数族裔而言,“融合和同化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过,而一直是向主流文化归附的同化”^[10]。少数族裔露丝的美国化就是一场向美国主流文化归附的同化,她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操演美国人身份——一边拒绝母亲与中国文化一边努力融入白人主流社会。

1. 拒绝母亲与中国文化。露丝·杨是美国的土生华裔,2岁丧父,从此与来自中国的移民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个很“中国”的他者,讲一口蹩脚的英语,她的存在凸显了露丝的华人文化身份,阻碍了她的美国化。为了跻身美国主流社会,露丝从小就开始操演美国人的身份,第一步便是摆脱母亲和中国文化身份的标签。6岁时,嫌弃母亲丢人,露丝公然说:“她不是我妈妈!我不认识她!”^{[3]58}为了不被其他小朋友嘲笑自己是个中国佬,为了引起关注,融入主流社会的大家庭,露丝故意不听母亲的话,以自残的形式吸引老师和小伙伴们的关注。到15岁时,露丝对母亲的排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露丝因抽烟与母亲发生冲突后,她大喊大叫,说自己是美国人,活着不是为了满足母亲的需求!露丝甚至还说她恨母亲,叫她去死,逼得母亲跳楼自杀。万幸母亲只是摔断了肩膀、一根肋骨,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华人移民母亲妨碍她融入主流社会时,露丝不惜抛弃深爱自己的母亲,抛弃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为了美国化,露丝急于甩掉

母亲这个中国包袱。

除了排斥一直出现在自己身边彰显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的母亲之外,露丝对中国文化与家族历史传统也拒不接受。“母亲曾经向她灌输关于中国书法与文字的知识,她却很不情愿学习”^{[3]10}。结果她只会说英语,只能认得零星的几个汉字。当母亲将用中文写的家族史的手稿呈现在她面前时,“她只认得‘我’,那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汉字她都不认识”^{[3]126}。为了弄清母亲患老年痴呆症的时间与原因,为了了解母亲的身世,露丝只能请人帮忙翻译母亲留给她的手稿。小时候没用功学习中文,露丝不能读中文的家族史,不知道中文词语那些无穷尽的含义,不理解中国人的逻辑,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不开心,不懂得母亲深沉又含蓄的爱,更不懂得家族传统和华人文化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丧失了与中国文化和身份链结的能力,她成了“无根的天使族类”。

少数族裔对主流群体的身份操演是对主流社会规范的操演的社会建构。为了操演主流族群的身份,少数族裔必须“自觉”“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说话,根据一套特定的规则和符码行事”^[11]。这就意味着,少数族裔要抛弃自己的文化,甚至自己的种族身份,转而操演主流社会的文化与身份。为了操演美国人身份,露丝果断地抛弃了自己的华裔文化与身份,疏离自己的母亲,拒绝学习中文,漠视自己的家族历史与传统。

2. 努力融入白人社会。爱德华·萨义德曾有言:“流散者总是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通过选择成为一种成功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或者一个成功民族的成员来重塑他们残缺的人生。”^[12]为了成功美国化,在拒绝自己的华人身份和文化之后,露丝的美国人身身份操演的第二步便是努力融入白人主流社会,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嫁给白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第一任男友保罗·幸相处4年后,自怜自伤的露丝被抛弃了,她的计划落空了。单身多年后,她遇到了第二任白人男友亚特,她一味地迎合对方,无怨无悔地爱他和他的2个女儿,可母亲总抱怨亚特不珍惜她,不和她结婚。她自己也不能确定亚特的爱,感觉亚特的家人对她和母亲不友好,“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人”^{[3]84}。此外,自从与亚特同

居后,露丝每年8月12日起都会失声一周。失声意味着在与亚特的关系中,她丧失了主体地位而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她作为边缘人的他者丧失了声音和话语权。话语就是权力,她成了“沉默-话语权”二元对立话语体系中沉默的他者。沉默正是她边缘人身份的体现。露丝一味地操演美国人身份,一心美国化,不曾想“在美国主流社群的眼中,有色族裔只是应该退居边缘的他者……弱势族裔他者的存在是为了界定社会主流群体的主体权威:美国白人男性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相对面上的女性已被界定为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自主能力的群体”^[13]。身处美国强势的霸权文化之中,“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女儿们有形无形的排斥和歧视,导致她们在与白人男子相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弱化为无力、需要保护的 he 者”^{[14]72}。放弃自己的族裔文化和身份不仅无法弥补源于种族的自卑感,没能让她被白人男友和他的家人接纳,还导致了自我怀疑和否定,内心情感撕裂,自我价值和身份缺失。跟亚特同居10年后,人到中年,露丝身心疲惫,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更没有合适的文化身份。多年来操演美国人身份,努力美国化,她却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丧失了主体性,迷失了自我,她是2种文化的“夹缝人”,是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他者。

除了想通过婚姻融入白人社会之外,露丝的职业也是替白人服务,企图因此进入白人圈层。虽然在事业上“是行当里数一数二的高手”^{[3]33},但露丝的工作是替他人作嫁衣,她是“鬼写手”,替人捉刀,她被白人客户刁难,她的价值常常得不到认可。庆功宴上,她默默地看着别人享受她的劳动成果,风光地接受祝贺,而她不管客户怎样不把她放在眼里,她都得照单全收。在西方-东方、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白人是中心,是主导,他者是服务于白人的属下。因为写作才能出众,逆来顺受,露丝才“有幸”服务于西方白人,供白人随意驱使。辛苦多年之后,她沮丧地认识到自己只是白人的侍从,难以真正融入白人主流社会。

露丝“成为白人”的美国人身份操演策略注定要失败,因为“殖民霸权一方面要求非白

人必须操演白人模式,另一方面却又将非白人视为他者排除在白人的领域之外,其结果是非白人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自我分裂和自卑心理”^[15]。为了美国化,露丝不惜抛弃自己的华裔文化与身份,全心全意地操演美国人的身份,结果却成为白人主流社会的他者,被排斥在外。丧失族裔文化与身份,露丝自我分裂;成为他者被白人主流社会排斥,露丝产生了自我否定的自卑心理。这一结果表明,“亚裔身份建构的话语权不在亚裔群体而是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手中。亚裔群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15]。

三、露丝·杨的华裔的身份操演

(一) 族裔身份的流动性

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论认为,人的自我认同是稳定的、本质的、统一的。斯图亚特·霍尔的“去中心化”理论认为,主体在不同时期获得不同身份,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受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雅克·德里达的影响,巴特勒指出,性别身份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产物,具有不确定性。借助操演性理论,巴特勒论证了“一个稳定的、本质主义的社会性别是不存在的,性别只是身体表面的一种铭刻”^{[4]157},是一种社会建构。“巴特勒所有的著作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溯我们的主体是如何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形成的,她不断地质问主体的稳定性,不断地寻找主体形成的过程。在她看来,主体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直在形成中的”^{[4]16}。如同性别身份不确定一样,文化身份也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在全球化时代,主体原本是多元的。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文化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身份认同从未完全地、最终地实现;它们被不停地重构,并具有复现性的多变逻辑。它们被不断地配置、整合、削减、争夺,有时候还被强迫放弃”^{[6]93}。为了美国化,露丝操演美国人的身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族裔文化和身份,结果既不能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又丧失了自己与中国链接的能力,成为夹缝人、边缘人,情感撕裂,人格分裂,自我迷失。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流动性的,即一直处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中。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

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在稳定的时空中有固定的身份认同。在多元文化日益融合的浪潮中,身份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巴特勒一直保持着对身份的质疑,寻求多元并存。“质疑不仅意味着颠覆现有的规范,同时还是一个与权力话语协商的过程”^[16]。此外,“由于身份是表演性的建构的,本质化的概念可以通过它们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地变得不稳定和重新配置,这就引入了对霸权的社会规范的变异、颠覆、混淆和位移的可能性”^[17]。当露丝操演美国人身份的身份认同策略失败后,她开始民族意识觉醒,与美国主流权力话语协商,颠覆强势的主流霸权的社会规范:在美国化的同时,寻根华裔文化,操演自己的华裔身份,寻求多元并存,以达成美中双重文化的融合,完成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实现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重建。

(二) 露丝·杨的华裔寻根之旅

“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有身份认同困惑的流散的少数族裔,为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身份的平衡点,华裔不断转换身份,进行身份操演,华裔是他们的起点,但不是终点,他们的身份是流动的。巴特勒所有研究都一脉相承,即身份、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主体如何在权力中被塑造和管制,主体又如何寻求反抗之道。在一厢情愿向主流文化归附的操演美国人身份的文化身份寻求之路失败之后,露丝开始寻求反抗之道——寻根自己的族裔文化,操演华裔文化身份。

1. 与母亲和解,找回华裔身份。美国以“大熔炉”自嘲,企图用白人的霸权文化消解其他种族的文化,但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少数族裔开始重新定位自我,重新操演自己的族裔身份。当露丝一心想操演美国人身份却被排挤之后,她冷静反省自己,重新评估自己与华人母亲、与白人男友亚特的关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搬出亚特家,回家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一边照顾母亲,露丝决定好好倾听母亲的心声,重新认识母亲。她找到母亲用中文写的家族史的手稿,请人翻译成英文。在读了母亲的手稿译文之后,露丝知道了外婆和母亲的故事,知道了她们的苦难人生和伟大母爱,知道了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性,知道了母亲一直不开心的原因,她终于理解并谅解了母亲,与母亲达

成了和解。读了家族史,露丝才找到了自己的根,“感觉就像找到了一根神奇的线,可以把破被子重新缝起来”^{[3]252}。她“脑海里浮出少女时代的妈妈,还有年轻的外婆。就是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们就在她的骨子里”^{[3]290}。读了家族史,露丝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得华裔女儿们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中坚持与主流相异的历史或民族个性,从而自信地去建构华裔独特的文化身份”^[18]。以前怨恨、嫌弃母亲,拒绝家族传统和中华文化,排斥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如今,露丝以外婆和母亲为骄傲,从她们身上吸取教训和力量,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发现母亲患老年痴呆症之后,露丝感觉到母亲正在变成一个空壳,随时会失去她。失去母亲就是迷失人生的来路,失去自己的家族传统和文化身份,失去自己的根,露丝陷入了恐慌。现在,一年一度的中秋家宴变得意义非凡,她要借此机会好好感谢大家给她家的温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了解到家庭的意义。家人让我明白,生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共同的过去,家族的传统,所有这些将我们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管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3]75}。家宴结束时,露丝给大家分发了象征团圆的月饼,希望家族的纽带能够维系。更令人惊喜的是,露丝还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十分尊贵的礼物——一张老照片,少女时的母亲茹灵和姨妈高灵与她们的妈妈的合影。正是这张合影引领着露丝找到了母亲留下的手稿,揭开了母亲的身世之谜,找回了家族传统和自己的文化身份。与从前相反,现在,“即使隔着偌大一个餐厅,露丝也能感觉到茹灵充满母爱的目光追随着她,向她露出宠爱的笑容。露丝心情很激动……为什么她们母女俩的关系不能像这样亲密呢?”^{[3]73}读了家族史的手稿之后,露丝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逻辑有了了解,理解了母亲,懂得了母亲深沉的母爱。“露丝知道,她能感受到,谁爱她也没有这么深,也许别人爱的方式比妈妈好,但没人爱她比妈妈更深”^{[3]47}。

几经周折,露丝终于从母亲和姨妈那里打听到了外婆的姓名,外婆叫谷鑒信,是著名的接骨师谷大夫的女儿,是个勇敢聪慧的女人。正是因

为读了家族史,了解了家族传统,找回了外婆的姓名,重新认识了母亲,真心接纳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露丝才拥有了完整的文化身份和自我,重建健全人格。接受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与身份后,露丝还发现了母亲给她起名字的深意。本来以为自己“露丝”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露丝·格鲁托芙小姐,可是高灵姨妈却告诉她:“你妈给你起名纪念于修女……你的中文名字跟于修女一样。于如意。如意,意思就是事事遂心愿。露丝很惊讶,也很感激地发现,原来母亲给自己起名字,放了这许多心愿在里面。”^{[3]272}在进行文化寻根时,露丝才发现,她的英文名“露丝·杨”来自于美国传教士露丝·格鲁托芙小姐,而她的中文名“如意”则来自于中国的修女于如意,原来中美两国文化早已融合在她身上,深入她的骨子里。“小的时候,(露丝)既讨厌自己的英文名字,也不喜欢中文的名字。‘露丝’听起来很老派,妈妈念都念不利索,而‘如意’听起来就像个男孩名字‘路易’,一听就像个拳击手、恶霸的名字”^{[3]272}。名字代表着身份属性,小时候讨厌妈妈给自己起的名字,现在很感激母亲给自己起名字时的良苦用心,这表明露丝接受了自己中美两国的双重文化和双重身份,代表着她的双重身份认同。

2. 寻根华裔文化,为自己书写。露丝是职业写手,与人合作写书或者代笔写书。“她希望别人能自己发现她工作的价值,赞赏她妙笔生花、沙里淘金的本事。当然,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3]32}。作为职业写手,露丝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她不被尊重,她的付出与价值一直被无视。找回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之后,露丝不再做鬼写手替人捉刀,“如今,她找到了为自己写作的理由”^{[3]289}。“在小书房里,露丝又回到了过去……宝保姆(外婆)来了,跟往常一样,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在一块端砚上磨着墨……露丝跟外婆肩并肩一起开始写,文思泉涌,她们合而为一……她们记下发生的一切,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3]290}。“露丝下笔写作的时候,想起来这些。故事写给她的外婆,她自己,还有那个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3]290}。故国文化是流散族群的集体记忆,是他们在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原因,也是他们扎根异国的文化依托

与精神财富,是他们对抗霸权文化和排挤的力量来源。重拾的家族史和传统不仅赋予了露丝民族文化身份,带给她安全感和归属感,还是她创作灵感永不枯竭的文化宝库。现在,露丝不再逆来顺受地服务高高在上的白人,不再替他人作嫁衣,在宝姨的“陪伴下”,她开始为自己和家人书写,为自己发声,她的自我价值得到彰显,她的人生大放异彩。

3. 回归自我,治愈失声症。当露丝不再以白人男友亚特为中心,而是回归自我,回家照顾母亲,找回家族历史并接纳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后,亚特才认识到露丝的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将会失去什么。他一改以前以自我为中心、想要爱得轻松、不用负责的态度,开始珍惜露丝,珍惜她的付出。以前视露丝为可以随便丢掉的剩饭剩菜,现在他觉得“爱情中有点约束是很重要的”^{[3]253}。“他希望能有一种跨越时间的承诺,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像婚姻”^{[3]286}。“亚特努力挽救两人的关系。他尽力找到最好的可行方式向露丝表明,他是爱她的”^{[3]254}。现在,露丝“有个爱自己的丈夫,两个非常喜欢自己的女儿,跟丈夫共有一栋房子,有亲密的朋友”^{[3]289}。露丝找到了幸福的秘诀,“知道幸福躲藏的地方,幸福并不藏身于某个山洞或某个国家,而是一直都在的爱,是在爱里尽情地给予和索取”^{[3]290}。如今,自信强大的露丝不再卑微,不再只是一味地付出,她舒心地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坦然地接受丈夫的关爱与尊重。

勇敢做自己后,露丝也不再失声,她长达10年的一年一度的失声症得以治愈,不再是沉默失语的他者。不再失声象征着在与白人丈夫的关系中,露丝夺回了话语权,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露丝现在终于明白,无论是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职场中还是在两性的亲密关系中,一味地妥协迎合只会迷失自我,沦为臣属的、沉默的他者,被排挤,被抛弃。以前,面对职场客户和男友,露丝不敢有任何期望,只能卑微地默默付出,现在,人格健全的她光芒四射,再也没有人敢轻视她!

与母亲和解,接受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和身份,回归自我,不再一味地迎合白人,露丝便找回了自己的族裔意识和性别自我意识,走出了族

裔与性别的双重压迫的困境。至此,露丝完成了从排斥到寻根自己华人文化与身份的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身份操演之路,重新整合了文化身份和人格,收获了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迎来了美满人生。认同是一个主体不断整合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在身份的建构中,巴巴推崇一种‘双重身份’的策略”^[19]。“在巴巴看来,任何文化都不是自古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化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物(being)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转换过程(becoming)”^{[20]184}。“既然民族的‘混杂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文化上的身份和认同也不例外”^{[20]164}。文化与身份既是混杂性的,又是流动性的,在美中文化的混杂中和身份属性的流动过程中,露丝·杨完成了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完整自我的重塑,拥有了“少数族裔双重视界最真的眼睛”^{[20]184},成了“有根的天使族类”。

种族身份操演是反抗主流霸权与重建族裔身份的重要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既可以是被动无奈地、一味地服从主流社会的规范,也可以是主动选择对抗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身份的界定与管制。“种族操演的被动性特征体现了少数族群生存状况的艰辛与不公;种族操演性的主动性特征使少数族群出现转机,成为一种生存策略与希望”^[15]。进行美国化时,露丝操演美国人的身份,被迫被动地服从白人主流社会的规范;当历史条件发生改变、族裔意识觉醒后,露丝拥有了能动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意愿对抗主流霸权,寻根族裔文化,重建自己的族裔身份。寻根华裔文化、操演华裔身份是露丝抵抗主流霸权文化的生存策略,是她与主流社会抗争与协商的手段,是她寻求心灵的新家园的希望。

四、结 语

循着母亲们的回忆,华裔女儿们一路寻根,“去寻找自我,确定自我,最终在继承本土与西方两种文化中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无疑使谭恩美的作品成为一个个更深层意义上的混杂性文本,体现了她混杂性的身份观念,彰显她努力构建华人社群文化的心态和她内心对主流文化的抗

争历程”^{[14]122}。《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很“私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谭恩美就是露丝·杨的原型。和露丝一样,谭恩美也经历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焦虑,经过艰难的探索,她用自传式的文学人物露丝·杨的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来表达自己对一种世界主义式的、平等宽容的文化共同体的憧憬。谭恩美清楚地知道,“当现代生活变得如此分裂、不和谐的时候,对美籍华人来说,要融入新世界而又不被吞没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21]。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谭恩美更清楚地认识到:在美国化的道路上,抛弃自己的族裔文化传统和身份,少数族裔将会遭遇内心的情感撕裂、身份认同的困境和人生危机。通过对露丝·杨的文化身份危机与重建的剖析,谭恩美用她创作的文学人物的命运清楚地表达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思考与接纳。

与固守中华文化来对抗主流文化的母亲不同,历经磨难后,露丝“积极地转换这一尴尬的认同处境,勇敢地跨越中美文化边界,积极缔造一种崭新的、独特的、混杂的自我空间,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园,并借此来安放自己的心灵,成为华裔流散者新型身份建构的楷模”^{[14]122}。露丝从排斥到寻根华裔身份的身份操演历程证明,族裔身份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它是流动性的,身体的族裔特征与族裔身份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族裔和文化身份是社会建构下的身份操演,并且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可以随着现实需要和实践而变化。在当今多元化大背景下,露丝·杨的双重文化身份操演的身份认同之路对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现代人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国热烈响应的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接骨师之女》的女主人公露丝·杨的族裔身份操演和她的身份的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们可以减少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增进族裔和多元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M]. New York: G.

- P. Putnam's Sons, 2003.
- [2] HUNTLEY E 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 [M].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8: 2.
- [3]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 [M]. 张坤,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王玉珏. 主体的生成与反抗: 朱迪斯·巴特勒身体政治学理论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5] 蒂姆·史密斯-莱恩. 解析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 刘华文,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 [6] 朱迪斯·巴特勒. 身体之重: 论“性别”的话语界限 [M]. 李钧鹏,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 [7] DAVID L E. 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 [8] CATHERINE ROTTENBERG C. Performing Americanness: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modern African - American and Jew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M]. Hanover, New Hampshire: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8: 36.
- [9] 高宣扬.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上册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41.
- [10]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 [M]. 杨乃乔, 毛荣运, 刘须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38.
- [11]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89.
- [12] SAID E W.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7.
- [13] 开一心. 光滑思维下身份认同的流动: 论谭恩美的自传小说《接骨师的女儿》[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 (7): 64 - 71.
- [14] 郑海霞. 华裔身份的追索与建构: 美国华裔文学流散叙事研究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 [15] 王建会. 种族操演性: 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 [J]. 国外文学, 2014 (3): 11 - 17.
- [16] 孙婷婷. 朱迪斯·巴特勒的迷行理论与文化实践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 [17] 蔡菊荣. 族裔身份的流动性: 任碧莲《希望之乡的莫娜》中的身份操演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34.
- [18] 付明端. 从伤痛到弥合: 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92.
- [19]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94.
- [20] 王宁, 生安锋, 赵建红. 又见东方: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 [21] GUAN H F. Seeking Identity Between Worlds: A Study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M].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2.

Ruth Young's Dual American and Chinese Identity Performance: On Identity Fluidity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ZHANG Chunmei, WANG Y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Ruth Yang, the protagonist of Amy Tan's fourth novel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is a typical "ABC". On her road of Americanization, she first performs American identity and abandons her Chinese culture and identity. As a result, she encounter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becomes a marginal person and other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falls into the crisis of seeking cultural identity. To get out of this, Ruth turns to seek ethnic culture and perform her own Chinese identity while integrating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ilds a dual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Judith Butler's theory of identity performance to analyze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it can be seen that Ruth Yang's identity performance from abandon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o constructing a dual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nce under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deconstructs the essentialism of identity, reflects the fluid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helps to integrate ethnic groups and multi - cultures, and to realiz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Amy Ta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ethnic identity; identity performance; fluidity of identity

(责任编辑 张永汀)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